



第三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三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燈月緣

〔清〕煙水散人 戲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李夢生

《燈月緣》十二回，存世有嘯花軒刊本，扉頁題「醒世奇觀」、「燈月緣」，回前題「新鐫批評繡像燈月緣奇遇小說」，署「槐李煙水散人戲述，東海幻庵居士批評」。書無序跋，亦無圖及批評。

日本佐伯文庫藏有康熙間紫宙軒刊本《新鐫批評繡像春燈鬧奇遇小說》，作者及評者與《燈月緣》相同，經核對，兩者爲同一種書。《春燈鬧》牌記天頭橫署「桃花影二編」，左邊有紫宙軒主人識語五行凡一百十字，中有云「《桃花影》一編，久已膾炙人口，茲復以《春燈鬧》續梓，識者鑑諸」。《桃花影》刊於康熙初年，亦爲煙水散人所著，從識語看，《春燈鬧》刊於《桃花影》盛行後不久。是書前又有「東海友弟幻庵居士題」的序，序末有「東海居士」、「幻庵居士」二印；每回後有總批，當亦出幻庵居士之手。

煙水散人，一般研究者都認爲是浙江秀水人徐震，字秋濤，明末清初人。署他編著的小說尚有《女才子書》、《賽花鈴》等多種，均刊於清初。幻庵居士生平不詳，從《春燈鬧》序看，他與煙水散人爲好友，所居離秀水不遠。他除爲本書加批外，尚爲煙水散人的另一部小說《珍珠舶》加批。

將《燈月緣》與《春燈鬧》對勘，知《燈月緣》爲《春燈鬧》改名，全書僅作了個別改動。如第十回，寫鰲山燈火之盛，《春燈鬧》有句云「果是新朝第一」，「新朝」二字另行頂格，顯然刊於入清後

不久。《燈月緣》此句作「果是繁華第一」，足證後出。但《燈月緣》全書不避雍正初頒行當避的孔子名「丘」諱，知亦刊於康熙年間。

是書敘書生真連城數次在上元夜放燈時與幾個女子的奇遇，所以書以「春燈鬧」、「燈月緣」命名。煙水散人以創作才子佳人小說聞名，筆墨細膩。但就他所寫的才子佳人小說來看，明顯分爲二途，一是歌頌愛情的，如《女才子》、《賽花鈴》等；一是描寫狹邪性愛的，如《桃花影》及本書。這其實是明末清初小說作者繼承《金瓶梅》及明中葉中篇文言小說所形成的兩個分枝，二者當同歸於才子佳人小說類並受到重視，可是研究者都沒有注意到這一現象，只承認前者而忽略了後者。

大概自《燈月緣》刊行後，《春燈鬧》一名便不爲人知，更沒有人知道二者實爲一書。歷朝禁燬淫穢小說，如汪棣香《勸燬淫書徵信錄》。余治《得一錄》所載及同治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中均列《燈月緣》而無《春燈鬧》。不過書雖屢禁而不絕，如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刊《蜃樓志》第三回載，素馨視《嬌紅傳》、《燈月緣》、《濃情快史》等書爲至寶：「在燈下看了一本《燈月緣》真連城到處奇逢故事。」

現據上海圖書館藏嘯花軒刊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八〇毫米，寬一〇〇毫米。原書第五第六回結末有缺頁。

醒世奇觀

燈月錄

嘯花軒藏板

燈月緣目次

第一回

賽龍燈遇艷入桃源

第二回

癡情士邀歡酌美婢

第三回

顛之倒之三人做酒對夫妻

第四回

樂極悲生二凶醜一宵奇禍

第五回

偽公主大鬧上元夜

第六回

俏梅香燈夜攜雲

第七回

戴嬌鳳月下偷郎

第八回

王面狐醉中喪寶

第九回

詩傳驛壁千金遠贖蛾眉

第十回

鏡合元宵百歲重諧伉儷

第十一回

招商店李氏尋夫

第十二回

碧山堂姚生入夢

新鐫批評繡像燈月緣奇遇小說

樵李姬水散人戲述

東海幻庵居士批評

第一回

賽龍燈遇艷入桃源

詩曰

春風何處寄相思。
莫怪啼鶯窺繡幙。
盈匕碧玉含嬌日。

總在妍紅嫩綠枝。
可憐佳樹繞遊絲。
滴匕文姬乍嫁時。

博得迴眸舒一笑。

憑君見慣也魂癡。

明朝崇禎年間。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一秀才。姓真。名金。表喚雙南。其先東昌府臨清人也。年將耳順。單生一子。雙名楚玉。字曰連城。性嗜讀書。過目成誦。十歲通詩。十二歲博覽離騷遷史。不但時文已諳。宵綦加以詩詞歌賦。矢口成章。先達丈人。翕然推服。那真雙南十分愛惜。每上嘆為千里駒。忽一日。有一相士打從門首經過。見了真生。噴上贊譽道。好一個美秀郎君。可惜神太清。容太嫩。骨格太輕。雖則敏慧異常。

不能顯達。單喜一生際遇。都在上元節夜。真雙南在
內。聽見連忙着人邀請。頃刻間。即失相士所在。真生
嘗賦蝶戀花詞一闕。以自咏其志云。

曳紫紵朱何足慕。豈學相如。空綴凌雲賦。玉想丰
姿蓮想步。等閒肯把風流誤。始信桃源原有路。
難隔花陰。能使仙槎渡。不是輕烟又非霧。去時味
爽來時暮。

不料真生。終交十五歲。真秀才患病身。遺產雖微。
幸喜母親鄔氏有治家才。真生既在服中。一發奮志。

讀書。非遇正事。未嘗出戶。雖則闔邑時髦。無不相識。
平與同窓。凌雅生崔子服。最為契密。當時編一口號。
道是要見美人。須覓真生。捉鬼不用鍾馗。後門只画
凌崔。又道美人同着鍾馗。走兒童驚笑。齊拍手。只因
正髮如黑漆。唇若凝朱。目秀神清。肌膚細膩。那面
皮粉白。映出紅來。宛與桃花相似。俊使挽髻穿裙。改
為女扮。只怕西子王牆。還要遜他幾分。那凌崔二子。
年雖弱冠。偏是髭鬚滿頰。黑臉龐麻。往在街坊上
同走。那些婦女見了真生。个个眼光注射。及見凌崔。

無不掩口而笑。崔子服嘗作詩一絕以譔真生道。

面如冠玉體含香。

能亂閨中少婦腸。

千古風流今屬子。

真卽只合喚真娘。

真生恃着自已有才有貌。要娶一个絕色渾家。所以
做媒的。日逐到門。只是嫌長憎短。看卜到了一十七
歲。尚未聘定。那一時新年已過。又是上元佳節。知縣
陳天爵少年雋逸。出示曉諭。着令百姓廣放花燈。慶
賞五日。因此城外城裡。不論大街小巷。處處張燈。家
家搭彩。自此日十三起。到了十五。那一夜。真个是火

背擁擠不開。怎見得元宵勝景。曾有一詞為証。
燈。火樹正金吾弛禁。玉漏休促。月照六街人似。
蟻。多少紫駟雕轂。紅袖妖姬。雙。來去。妖冶。渾如。
玉墜釵。欲覓見人羞避銀燭。但見回首低呼上。
元佳勝。只有今宵獨。一派笙歌。何處起笑語。漸歸。
華屋。斗轉參橫。暗塵隨馬。醉唱昇平曲。歸來倦倚。
梅花影裡芬馥。右調念奴嬌

只說真生同了凌雅生。崔子服先從城內。檢那嶺山。

燈火稠密之處。過圍看了一遍。遂又步出城外。只聽得鑼鼓喧天。爆竹烟火之盛。比着城中。更為熱鬧。正在燈影裡。面穿去。徘徊看玩。忽聞鑼聲節響。乃是一隊少年。簇擁着大頭和尚。調戲柳翠。跳舞而來。兩邊竹簾推起。只見光油油的髻兒。白鬆鬆的面兒。俱是穠粧艷束。露出半身。伸頭張望。却不去看那月明柳翠。那秋波凝睇。都射在真生面上。只聽得謔笑譁諠。紛々私語。也有說着真生標緻。宛像一個婦人。也有指了凌崔二生。嘻嘻含笑。道他十分醜陋。真生

不好意思。挽了二生之手。轉出大街。剛已過得橋堦。前面一片聲沸。嚷道。站開。站開。龍燈來了。慌忙閃在樓簷之下。打一看時。原來是一青龍。約有三丈餘長。衆人俱是青布純綿短袄。紅錦束腰。一個已裝裹齊整。擎起龍燈盤旋轉動。曲盡飛舞之狀。真生看了一會。挽着凌崔二子。又到一處。時將三鼓。看燈的漸已稀少。忽見刺斜裡走出兩個青衣。提了紗燈。照着一個十來七歲的美艷婦人。轉移蓮步。轉身過東。真生却從東邊到西。在巷柵口劈面迎住。那婦人生得不

長不短。姿容絕世。仔細向着真生看了一看。慢慢的移了數步。復又掇轉頭來。微微含笑。真生向處書幃。未嘗親見美色。霎時間神魂蕩漾。便即回身向東。緩緩的尾在背後。那婦人佯整玉釵。不時回眸。盻約行里許。真生始把前後一看。已不見了。凌崔二子。原來二子一直竟往西行。所以錯路。真生已不得獨自一個。只管緊隨着。又半里許。那婦人從一黑漆門內走了進去。門旁有一老者。口內絮絮的把那婦人埋怨了幾句。就把雙門拴閉。真生站在門外。依也不

抬猛聽得鑼聲響振。却是一隊迎燈的。打從西至。挨身一看。又是一條絕長絕大的黃龍。頭搖尾擺。喧擁而來。約有三十餘人。都是鵝黃色的素紬短袄。藍錦束腰。打扮得更加齊整。正在盤旋跳舞。又聞鑼聲遠遠敲響。却是那條青龍。打從東邊迎至。頃刻間。兩龍擠在一處。黃龍要從上首經過。那青龍又要奪那上首。亂聲喧嚷。爭論不已。竟把龍燈撇下。奮力向前。一個對一個揮拳就打。那個老者聽得門外迎燈鬧鬧。重又開門出來。挺身勸解。真生呆亡的倚定門首。一